

走/四/方

## 不朽的守望者

罗光毅

额济纳胡杨林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,不是漫天的金黄,而是怪树林刻骨铭心的沧桑。

怪树林是千百年以来以最原始风貌屹立在戈壁沙漠中的胡杨枯木林。

夕阳西沉的时候,我踏入怪树林的瞬间,干燥的热浪裹挟着沙粒扑面而来。眼前的景象令人屏息:荒漠中一大片死去的胡杨树残骸,以各种姿态伫立在沙丘上,或躺或卧,有曲有伸,有的笔直如剑,直指苍穹;有的扭曲如龙,盘踞大地;有的倾斜欲倒,有的形若雄鸡,有的状如乳象,有的如英雄战死沙场,宁死不屈,有的如将军剑指前方,英姿勃发。它们的树皮早已风化剥落,露出灰白色的木质,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。

这就是被称为“胡杨的坟场”的怪树林。这片面积达2000亩的“胡杨坟场”,每一株枯树都是对生命韧性的无声礼赞。

我走近一株特别高大的枯胡杨,树干中空却依然挺立,树皮上的纹路如老人脸上的皱纹,记载着数百年的风霜。这棵树已经死去三百多年了,却依然保持着生前的姿态。

这让我想起那个悲壮的传说——黑将军哈拉巴特率众将士战死于此,他们的灵魂化作这片不屈的树林。传说固然凄美,但胡杨本身的生命力已足够震撼人心。

登上一处沙丘,我从这个角度俯瞰,怪树林的轮廓在渐变的晚霞中愈发清晰。枯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如同无数伸展的手臂,想要抓住最后的阳光。远处,几株幸存的活胡杨在风中摇曳,金黄的叶片与枯树林形成鲜明对比。这景象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:“居延城外猎天骄,白草连天野火烧。”千年前的草木繁茂与今日的苍凉形成时空对话,诉说着生态变迁的沉重故事。

随着太阳逐渐贴近地平线,整个怪树林被染成了金红色。此刻的枯树呈现出一种庄严的美感。一株形似展翅雄鹰的胡杨成

为众人镜头的焦点,它“死而不倒”的姿态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生命的尊严。我注意到树干基部有新萌的嫩枝,这是近年来生态治理的成果——随着黑河重新流淌,一些枯胡杨竟奇迹般地焕发新生。这不禁让人感慨:胡杨的“不死”精神,或许正源于它对生命永不放弃的执着。

夜幕降临,月光如水般倾泻在这片“死神的纪念碑”上。月光下的怪树林显得有些诡异,那些白天看来雄伟的树干此刻投下狰狞的影子,风声穿过中空的树干,发出呜咽般的声响,一种悲壮凄冽的氛围包裹着我,但奇怪的是,我并不感到恐惧,反而对这些坚守的“亡灵”生出无限敬意——它们在死后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,如同忠诚的卫士。

次日黎明,我再次来到怪树林,晨光中的枯树与夕阳下截然不同,褪去了悲壮,多了几分静谧。我发现了许多夜间未曾注意的细节:树干上的虫洞形成了天然的艺术图案,断裂的树枝呈现出抽象的雕塑感。一些倒在地上的胡杨虽然“倒而不朽”,木质坚硬如铁。“三千年精神”在此得到了完美诠释,即使生命终结,胡杨依然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自己的存在。

离开前,我回望这片神奇的土地。阳光下,活着的、死去的、倒下的胡杨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生命的多维画卷。胡杨用三千年的坚守告诉我们: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存在的时间长短,更在于存在的姿态与价值。它们教会我们在逆境中屹立,在挫折中坚守,即使倒下也要保持尊严。

回程的路上,满脑海全是胡杨,活着的,死去的,枯朽的——它们生时绚烂,死时庄严,朽时永恒。生而不死千年,死而不倒千年,倒而不朽千年!

胡杨的“三千年精神”给予我们一种难能可贵的启示:真正的生命不在于外在的变化,而在于内心的坚守,生亦坚韧,死亦未休。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蕉/窗/漫/笔

## 那些奔跑的身影

余 靳

夜,深得像一块浸了墨的绒布。

刚拐过单元楼前的转角,“啪”的一声闷响突然炸在身边——带着重物落地的沉滞,像石子砸进积雨的泥坑。一瞧,是个外卖员小伙子,不小心在人行道上摔了一跤。

我忍不住上前,问他:“小伙子,摔到没得?”

他懵了几秒才睁开眼,摆了摆手:“没事儿!姐,我没事儿!”

我还在旁边担心,他已捡起帽子拍了拍灰,转身就往单元门跑去。橙色的身影像被风推着的光,很快融进浓稠的黑夜,只飘来略带喘息的一声:“谢谢了,姐!”

我看见的外卖员,似乎无一不在奔跑。

梅雨季的一个傍晚,我撑着伞在红绿灯前等过马路。忽然,一道黄色身影从雨里冲来,沉重的脚步溅得水花乱飞——转头望去,惊讶地发现竟然是一个女外卖员!换作平时或许会皱眉,可那天,我却盯着她匆忙的样子挪不开眼。

她大概三十来岁,口罩遮住大半张脸,只露出一双眼睛,睫毛挂着水珠,眼底却亮得像藏了颗小太阳,没有半分疲惫和怨怼,只有一股往前冲的狠劲,像执着的小鹿在风雨里不肯停歇。她手里提着几个外卖袋,用防水布裹得严实,攥紧外卖袋的手指泛白,另一只手还时不时按一下头盔,动作急

得像和时间赛跑。

红灯刚变绿,她就毫不犹豫地冲出去,黄色身影在人流中穿梭,像一朵倔强的花在风雨里舒展。

她跑起来不算轻盈,甚至有些笨拙,可每一步都那么有力,每一步都那么坚定,硬生生跑出了属于自己的底气。

那一刻,我的心里涌出唏嘘,还有钦佩。哪个女子愿在这样的雨天,冒着被撞、被淋透的风险穿梭奔波?

至今,我还常想起那个摔了跤仍往前冲的小伙,想起雨天里眼底有光的女外卖员。这人间烟火,多少人都默默奔跑:天不亮就摆摊的小贩,冻红的手仍整理着蔬菜;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,汗衫湿透一层又一层,不曾停歇;医院里彻夜值守的护士,连打盹都抱着手机;还有讲台前的老师,深夜批改作业,第二天依旧精神饱满走进教室……

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,为了生活、家人和心里的期待,在岁月里拼命往前跑,在风雨中越发地坚韧:只要不放弃、不退缩,哪怕走得慢一点,摔得疼一点,只要一步一步往前跑,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?

我们都是生命长河里的奔跑者,那些流过的汗、掉过的泪、扛过的难,终将变成最坚硬的铠甲,变成回望时最骄傲的勋章。

(作者为两江新区思源小学语文教师)

美/丽/重/庆

## 时光中的磨子洞

戴 馨

自然造化,钟灵毓秀。处于渝南黔北交界的万盛,不但孕育了像刀锋一样直立陡峭的山岩,也容纳了凹陷于危岩下的巨大溶洞。若说从林镇的海孔洞,是因诞生了中国第一架军用运输机而声名远扬,那么关坝镇兴隆村的磨子洞(又称“风岩洞”),则以更为久远的历史,奇绝的景观而引人向往。

磨子洞的名字由来不明。清末民初,曾参加过“公车上书”、主纂过《桐梓县志》的万盛名儒犹海龙在《磨子洞记》中写道:“风岩之下,有洞天焉,形如磨旋,故曰磨子。”大抵就是磨子洞得名的佐证。

原来的磨子洞地势险隘,轻易不能抵达。头顶是百多米高的嶙峋风岩,之下是三百米深的冷冷溪涧。唯有一条羊肠小道,从岩腰迂回辗转至洞脚,但要再攀上十余级阶梯,贴壁盘旋向上方可入洞内。

如今,道路畅通,开车可直达洞口。进门,走过一条小道,你会发现前面豁然开朗,出现一个空旷的大厅,高约30米,开阔如广场,能轻轻松松容纳好几千人。站在这里,从一侧低矮处传来潺潺溪流声,细听有隐隐回响。

据说以前阴河里产有透明的玻璃鱼,头大尾小,肉质肥嫩。再深入,曲径通幽,大洞套小洞,笋白如玉,千奇百怪。更神奇的是,在洞里逆阴河而上,通往另一个大洞,名为全生洞。两洞背靠背,气脉相连、守望相依,因地处古溱溪洞,这一连串洞穴又被称为“溱溪迷宫”。

这样的地质奇观,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,却成为关坝镇犹氏族人的“庇护所”和“桃花源”。明末张献忠余部孙可望、白文选部经今万盛境入贵州、云南,清咸丰年间贵州苗苗、白莲教支派白号等武装屡次猛攻磨子洞,均未能攻下,皆因两洞可于瞬息间互通声气,实乃天赐福地。听老人家说,当时乡人扶老携幼,背着钱粮举家入洞,砌石为门,居住数月,安然无恙。更有侧穴可绕出洞外,“足顾对山而遇来路”,俨然天然哨卡。洞内还产硝石,可研制火药,地利如此,简直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

动荡持续到1912年。彼时,土匪猖獗,犹海龙带头整治民防,除黔军北防督带熊其勋送其几十支步枪用以防身外,他还设立团防局,训练团丁,以求乡民自保,他和乡亲们

往往以磨子洞和天全洞作为隐蔽之地。至今可见他写在磨子洞内的题壁诗一首:“半壁岩墙半壁天,此来哲学洞中仙。高如蓬岛深如隧,内有桃源外有泉。混沌几时分昼夜,边防无处不烽烟。即今也是琅嬛地,何必重寻张茂先。”洞外无尽的硝烟,洞内暂得的安宁,对未来与时局的担忧,一切复杂的心境都跃然纸上。

时间流转至上世纪六十年代。云南356厂部分设备和职工迁至关坝,建国营兴无机厂。与海孔洞一样,磨子洞也担当起时代的使命,成为一个重要的物资仓库,在另一种意义上守护着家园的安宁。

上世纪80年代,该厂转为生产摩托车传动箱、消防车减速器等民用产品。1995年,该厂迁往巴南鱼洞,并入大江公司。磨子洞一时陷入沉寂。

磨子洞曾有一个在世人面前一展风采的机会。1992年,中奥国际洞穴探险团实地考察磨子洞,盛赞其石莲景观,认为该洞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,但溶洞开发需投入巨额资金,于是这一天然的艺术长廊继续隐匿于尘世之外。

此后数年,曾有匠人利用磨子洞里天然的水源酿酒,品质颇为优良,曾在万盛、南川、綦江设有直销点。

现如今,让磨子洞焕发新生的,是另一种“窖藏”的风味。两年前,人们利用磨子洞常年15-20℃的恒温 and 稳定的湿度,将之作为天然的发酵场。这里窖藏的“糍粑辣椒”,是一种生态火锅的主要原料。工人们告诉我,他们精心选购黄阳椒、艳椒、满天星等五六种优质辣椒与盐、生姜、花椒一同捣碎,掺上培植的发酵培养基,用透明塑料布封存于缸中,静置三个月。幽暗世界中,微生物与菌类共同作用,使之发生着奇妙的变化。

巨大的溶洞里,近千斤的大缸一排排,一列列,工人们在如林的缸阵间细心巡视,贴上标签记录。他们偶尔掀起缸盖,查看发酵情况。一阵浓香扑鼻而来,让我不由得深吸一口气。

岁月的磨盘缓缓碾过,逝去的一切,终将归结于可供咀嚼的日常生活中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## 老水井

肖立勇

那条小路还在  
只是现已杂草丛生

小路外边那排桑树还在  
只是礼貌了,顺着风弓着腰

那面峭壁还在  
只是看着矮了很多

岩石下方的洞穴还在  
只是苍老了很多

洞穴前方的平台还在  
只是长满了人多高的蓼叶

那些关于平台的记忆还在  
那股甘冽清甜的山泉水还在

人家挑水时的吆喝还在  
夏天在此磨洋芋粉的热闹还在  
那些冬暖夏凉的日子,还在  
只是现在人去山空  
旧时光,已不在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